

求恕齋
叢書

喪服鄭氏學

十

喪服鄭氏學卷十一

婁縣張錫恭纂述

吳興劉承幹參校

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

總也

校勘記曰段玉裁云之縗唐石經已誤之總程瑤川云據注亦當依段改正之檀弓下云請總衰而

環經注總衰小功之縗而四升半之衰疏以為約喪服傳文則此總字當為縗字之誤許宗彥云傳解為小功

之總注解治縗如小功此遞相解若傳文為縗則注治可不更注矣蓋總兼縗及升數兩層也段程皆誤

其縗如小功而成布尊四升半細其縗者以恩輕也升

數少者以服至也

張氏忠甫曰注曰治其縗如小功而成布尊四升半又曰以服至也案疏

上句多一尊字下句少一尊字後記總衰之注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與疏下句之義合並從疏黃氏

不烈曰案此嚴本誤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

釋文總衰音歲

疏此總衰是諸侯之臣爲天子在大功下小功上者以其天子七月葬旣葬除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又縷雖如小功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也此不言帶屨者以其傳云小功之總也則帶屨亦同小功可知 注 傳問者正問縷之麤細不問升數多少故答云小功之總也若然小功總知據縷麤細非升數者下記人記出升數而總衰四升有半鄭彼注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故云注亦云

校勘記云上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也云
字疑當作此

細其縷者以恩輕也者以其諸侯大夫是諸侯臣於
天子爲陪臣惟有聘問接見天子天子禮之而已故

服此服是恩輕也云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者諸侯

爲天子服至尊義服斬縷加三升半

曹氏元弼曰陪加當作如

臣降君改服至尊加一升四升半也

錫恭案此疏微誤依賈疏意爲

君之三升半言其縷所如此之四升半乃其布之數
也以之相加殊非其倫然賈氏之誤在不知彼之三
升半實布之數而非縷所如也知爲布之數則此之
相加適以其類矣何賈氏不悟而此疏上文仍云縷
如三升半也辨

互見斬衰章

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縵者此喪服

謂之縵由縵而疏

曹氏元弼曰總當爲細

若非喪服細而疏亦

謂之總故云凡以摠之云今南陽有鄧總者謂漢時南陽郡鄧氏造布有名總言此者證凡布細而疏卽是總之義

通典漢戴德云總纓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紉從諸侯哭于朝張帷爲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蔬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旣成服服總布纓裳十一升白布冠纓緣皆十一升帶亦如之一辟廣三寸偶結於前經用枲麻首經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右本在上五分寸之三七月而葬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

冠踰月復故

錫恭案此條多未解者如云總布縗裳十一升其冠亦十一升則與記文相違

云首經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則是小功之首經馬氏融已駁之又右本在上何謂五分寸之

三此蓋大戴氏之學以本古義錄存俟攷

又馬融曰經帶從大功制度小功言澡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

又吳射慈云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十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大廟阼階下袒免卽位成踊襲經吉屨無絢張帷爲次於其廳舍別內外蔬食飲水牡麻經至成服服四升半總布縗縗裳

錫恭案縗裳二字當倒縗下屬爲句細而

疏其冠八升纓帶中衣領袖緣亦如之七月而除受

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

錫恭案此本大戴說而小變變而合乎禮經者也改縗裳

爲四升有半改冠爲八升皆遵記文纓帶及緣亦如之者遵傳文各視其冠也

敖氏繼公曰前齊衰章傳云帶緣各視其冠又記云

總衰冠八升則此帶亦八升矣又此承大功之下疑

其亦用繩屨與齊衰三月同蓋服至尊之屨或當然

也

錫恭案此破疏帶屨同小功之說也帶之升數據傳注以難疏與射氏慈說合敖說中至精者也足

當賈氏爭友至論屨制則經傳記注皆未見明文可徵戴氏德射氏慈言吉屨無絢皆在成服已前不可

爲賈氏屨同小功之證也姑兩存其說以俟攷

胡氏培翬曰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者案說文云

總細疏布也段氏注云案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成布而此用小功之縷四升半成布是爲縷細而布疏其名曰總者布本有一種細而疏者曰總但不若總衰之大疏而總衰之名總實用其意故鄭舉凡布以明之釋名說總衰亦曰細而疏如總也今案釋名釋采帛又云總惠也齊人謂涼爲惠言服之輕細涼惠也蓋縷細而布疏故輕涼檀弓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鄭注非時尙輕涼慢禮又叔仲衍使子柳之妻爲其舅總衰鄭注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是總衰禮經特制以爲諸侯之大夫服天子之服而春秋時

凡期功之喪皆服之則失禮甚矣左傳襄二十七年
衛獻公喪弟鱣如稅服終身杜注稅卽總也云今南
陽有鄧總者舉漢時總布以證其細而疏也孔氏廣
森云鄧者南陽郡縣名故南都賦曰穰橙鄧橘賈以
爲鄧氏造布有名總望文強解失之今案檀弓孔疏
云總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是鄧爲縣名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
時接見乎天子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
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釋文接見賢遍反注同下章不見并注放此

疏此經直云大夫則大夫中有孤卿以其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故大行人云諸侯之孤以皮帛繼子男故知大夫中兼孤卿

注 傳問者

怪其重此旣陪臣何意服四升半布七月乃除答云以時接見乎天子者爲有恩故服之云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者案周禮大宗伯有時見曰會彼諸侯聘時見曰會無常期曰時會此鄭云以時會見者直據諸侯大夫時復會其間覲天子禮此卽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鄭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

臣旣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是天子有事乃遣大夫來聘彼又注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此時惟有侯服一服朝故餘五服並使卿來見天子此並是以時會見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皆有委積殮饗饗食燕與時賜加恩旣深故諸侯大夫報而服之也云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者上文云庶人爲國君注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卽知畿外之民不服可知今又言之者以畿外內民庶於天子有服無服無明文今因畿外諸侯大夫援見天子者乃有

服不聘天子者卽無服

錫恭案經云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是凡爲諸侯之大夫服

大夫以總衰也傳云以時接見於天子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爲天子服總衰之故也既有見天子之禮卽有爲天子服總衰之禮似不當云不聘天子者卽無服也俟攷

明民庶不爲天子服

可知故重明之若然諸侯之士約大夫不接見天子則無服明士不接見亦無服可知其有士與卿大夫聘時作介者雖亦得禮介本副使不得天子接見亦不服可知

通典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時會見於天子故爲總纓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也者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亦爲服不答曰

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已下則無服

又晉恭皇后崩時東海國臣弘據刺問禮官大學博士謝詮案儀禮諸侯之大夫爲周王總纓至葬除有正文傳曰諸侯之大夫時接見於天子也至於周王后崩無喪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諸侯大夫宜服總纓稱情爲得又刺問曰昔元明二帝崩時朝臣皆服斬纓諸國臣總纓七月今朝臣旣爲皇后齋周則國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總纓也謝詮答曰總纓止於七月故無降錯綜記例亦謂應有服正疑於

無降耳案伯叔母與伯叔父恩義有深淺而服亦同
齋曾祖與宗子母妻服無差降推此則何必皆降乎
將以取節於既葬故無等耶宋庾蔚之謂經但云諸
侯大夫爲天子而不及后則知於后無服也若有服
則當連言且云時接見乎天子益知后不在其例矣
弘據引大夫之祭不成禮者凡錫恭案凡當作九后之喪在
其數以明后必有服蔚之案記云士之所以異總不
祭鄭氏云然則士不得成禮錫恭案此下諸侯之士脫者十一字
亦不服天子及后而亦不成禮明不成禮不必爲服
止以君有天王及后之喪以宜隨例哀致故亦同廢

祭耳文明皇后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李氏如圭曰會見謂聘覲之屬雖未曾見猶服之錫恭

案李氏於疏不苟易而此以射氏慈說易疏義以此見疏說誠未安也

盛氏世佐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七月乃其分所宜然不論其曾接見與否也傳言此者明其有是恩義故有是服聖人不爲恩義所不及者制服也以時接見乎天子者謂聘問之時得以名聞於至尊而天子禮而見之也旣爲大夫雖未嘗聘問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故無不爲天子疏云不聘卽不

服非說者又以接見天子爲會葬尤謬也

胡氏培翬曰注云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者此士庶民亦諸侯之士庶民也鄭以經但言諸侯之大夫而不及士庶則不服可知方氏苞謂士亦當有服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士獨吉服駭人觀聽今案畿外諸侯之臣與天子遠其間亦自有等差焉士雖有隨從作介之事而分卑於大夫故不爲制服若在王朝而遭喪亦當如戴德所云服白布深衣素冠而豈遂吉服乎

通典邵戩曰禮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爲天子

服總纓七月案今綱紀雖或被除勅猶古諸侯之

卿命於天子比耳見北面時君無二君之道

錫恭案以

上十字未解

宜依總纓之制其無除勅又未嘗會見則

宜無服錫恭案此賈疏所本也辨見前盛氏世佐

駁賈疏說

沈氏彤曰諸侯之大夫於天子猶大夫之家宰於

諸侯皆陪臣也陪臣雖不敢上同於臣豈不可下

齊於民引聞人通漢說

見齊衰三月章

而曰諸侯之大夫

之未接見乎天子者其爲天子也亦如大夫之臣

之爲諸侯可知也錫恭案此說未是諸侯君一國